

霍光廢立
河決之患

42
35
42

準貴

趙充國破羌

匈奴歸漢

恭顯用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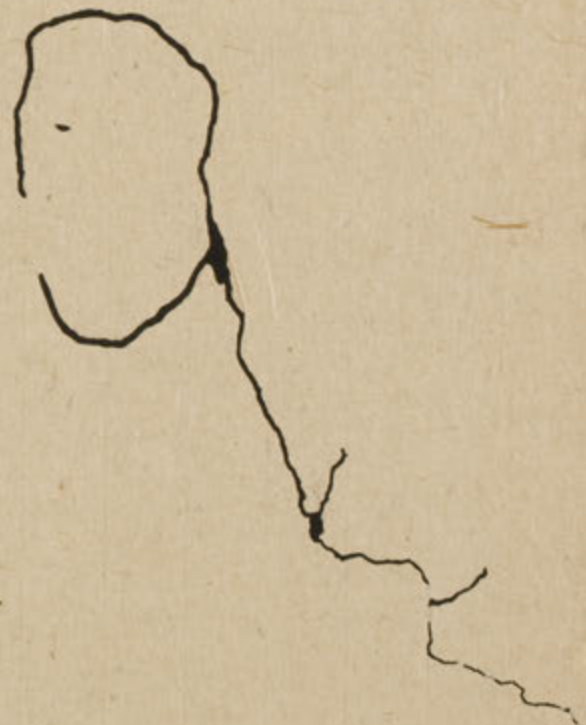
成帝淫荒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四

霍光廢立



漢武帝後元元年 鈞弋夫人之子弗陵年數歲形體壯
大多知上奇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穉毋少猶與久之欲
以大臣輔之察群臣唯奉車都尉光祿大夫霍光忠厚可
任大事上乃使黃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數
日帝謹責鈞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
庭獄夫人還顧帝曰趣行汝不得活卒賜死頃之帝閑居
問左右曰外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
母乎帝曰然是非兒曹愚人之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
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汝不



聞呂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

二年春二月上病篤霍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
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
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且使匈奴
輕漢矣乙丑詔立弗陵為皇太子時年八歲丙寅以光為
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為車騎將軍太僕上官桀為左將軍
受遺詔輔少主又以搜粟都尉桑弘羊為御史大夫皆拜
卧內牀下丁卯帝崩于五柞宮戊辰太子即皇帝位帝姊
鄂邑公主共養省中霍光金日磾上官桀其領尚書事光
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恠一夜群
臣相驚光召尚符璽欲收取璽郎不肯與光欲奪之郎



按劔曰臣頭可得聖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
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

昭帝始元二年春正月封大將軍光為博陸侯 或說霍
光曰將軍不見諸呂之事乎處伊尹周公之位攝政擅權
而背宗室不與其職是以天下不信卒至於滅亡今將軍
當盛位帝春秋富且納宗室又多與大臣共事反諸呂道
如是則可以免患光然之

元鳳元年冬十月大將軍光以朝無舊臣光祿勳張安世
自先帝時為尚書令志行純篤乃白用安世為右將軍兼
光祿勳以自副焉安世故御史大夫湯之子也光又以杜
延年有忠節擢為太僕右曹給事中

三年春正月太山有大石自起立上林有柳樹枯僵自起
生有蟲食其葉成文曰公孫病已立符節令魯國駐弘上
書言大石自立僵柳復起當有匹庶爲天子者枯樹復生
故廢之家公孫氏當復興乎漢家承堯之後有傳國之運
當求賢人禪帝位退自封百里以順天命弘坐設妖言惑
衆伏誅

元平元年夏四月癸未帝崩于未央宮無嗣時武帝子獨
有廣陵王胥大將軍光與群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
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內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周太王
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雖廢長
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意光以其書示

丞相敞等擢郎爲九江太守卽日承皇后詔遣行大鴻臚
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中郎將利漢迎昌邑王
賀乘七乘傳詣長安邸光又白皇后徙右將軍安世爲車
騎將軍賀昌邑哀王之子在國素狂縱動作無節武帝
之喪賀游獵不止嘗游方輿不半日馳三百里中尉琅邪
王吉上疏諫曰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搏銜馳騁
不止口倦虛叱咤手苦於箠纏身勞虛車輿朝則冒霧露
晝則被塵埃夏則爲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爲風寒之所侵
薄數以戛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
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廈之下細旃之上明師
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

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銜楛之間哉休則俛仰屈伸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臧專意積精以適神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臻而社稷安矣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於宮館囿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纖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饗國之福也王乃下令曰寡人造行不能無情中尉甚忠數輔吾過使謁者千秋賜中尉牛肉五百斤酒五石脯五束其後復放縱自若郎中令山陽龔遂忠厚剛毅

有大節內諫爭於王外責傳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亡已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媿人王嘗又與騶奴宰人遊戲飲食賞賜無度遂入見王涕泣鄰行左右侍御皆出涕王曰郎中令何為哭遂曰臣痛社稷危也願賜清問竭愚王辟左右遂曰大王知膠西王所以為無道亡乎王曰不知也曰臣聞膠西王有諛臣侯得王所為礙於桀紂也得以為堯舜也王說其諂諛常與寢處唯得所言以至於今大王親近群小漸漬邪惡所習存亡之機不可不慎也臣請選郎通經有行義者與王起居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宜有益王許之遂乃選郎中張安等十人侍王居數日王皆逐去安等王嘗見大白犬頸

以下似人冠方山冠而無尾以問龔遂遂曰此天戒言在側者盡冠狗也去之則存不去則亡矣後又聞人聲曰熊視而見大熊左右莫見以問遂遂曰熊山野之獸而來入宮室王獨見之此天戒大王恐宮室將空危亡象也王仰天嘆曰不祥何爲數來遂叩頭曰臣不敢隱忠數言危亡之戒大王不說夫國之存亡豈在臣言哉願王內自揆度大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浹王道備王之所行中詩一篇何等也大王位爲諸侯王行汙於庶人以存難以亡易宜深察之後又血汙王坐席王問遂遂叫然號曰宮空不久妖祥數至血者陰憂象也宜畏慎自省自王終不改節及徵書至夜漏未盡一刻以火發書其日中王發晡時至定陶

行百三十五里侍從者馬死相望於道王吉奏書戒王曰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今大王以喪事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毋有所發大將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事孝武皇帝二十餘年未嘗有過先帝棄羣臣屬以天下寄幼孤焉大將軍抱持幼君襁緜之中布政施教海內晏然雖周公伊尹無以加也今帝崩無嗣大將軍惟思可以奉宗廟者攀授而立大王其仁厚豈有量哉臣願大王事之敬之政事壹聽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願留意常以爲念王至濟陽求長鳴雞道買積竹杖過弘農使大奴善以衣車載女子至湖使者以讓相安樂安樂告龔遂遂入問王王曰無有遂曰卽無有何愛一善以毀行義請

收屬吏以漚洒大王，即粹善屬衛士長行法。王到霸上，大鴻臚郊迎，駟奉乘輿車。王使壽成御郎中令，遂參乘。且至廣明東都門，遂曰：禮葬喪望見國都哭，此長安東郭門也。王曰：我益痛，不能哭。至城門，遂復言。王曰：城門與郭門等耳。且至未央宮東闕，遂曰：昌邑帳在是闕外，馳道北未至帳所。有南北行道，馬足未至數步。大王宜下車鄉闕西面伏哭，盡哀止。王曰：諾。到哭如儀。六月丙寅，王受皇帝璽綬，襲尊號。尊皇后曰皇太后。壬申，葬孝昭皇帝于平陵。昌邑王既立，淫威無度。昌邑官屬皆徵至長安，往往超擢拜官。相安樂遷長樂衛尉，龍遂曰：安樂流涕，謂曰：王立為天子，日益驕溢，諫之不復聽。今哀痛未盡，日與近臣飲食。

古馬招之賦第馬第之駝

自樂聞虎豹，召皮軒車九旒，驅馳東西，所為詩道。古制寬大臣有隱退，今去不得，陽狂恐知身死，為世戮。奈何君陛下故相，宜極諫。爭王夢青蠅之矢，積西階東，可五六石，以屋版瓦覆之，以問遂。遂曰：陛下之詩不云乎？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毋信讒言。陛下左側，讒人眾多，如是青蠅惡矣。宜進先帝大臣子孫，親近以為左右，如不忍昌邑故人信用，讒諛必有凶咎。願詭禍為福，皆放逐之。臣當先逐矣。王不聽。太僕丞河東張敞上書諫曰：孝昭皇帝蚤崩，無嗣。大臣憂懼，選賢聖承宗廟，東迎之日，唯恐屬車之行遲。今天子以盛年初即位，天下莫不拭目傾耳，觀化聽風。國輔大臣未衰，而昌邑小輩先遷，此過之大者也。王不聽。大

師古曰往者以策、往在承往
之破言大臣自守之位也
往及見之也

將軍光憂懣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
軍為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
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
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
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王出遊光
祿大夫魯國夏侯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
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謂勝為妖言縛以屬吏更
白霍光光不舉法光讓安世以為泄語安世實不言乃召
問勝勝對言在鴻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
有伐上者惡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謀光安世大驚以此益
重經術士侍中傅嘉數進東王亦傳嘉繫獄光安世既定

議乃使田延年報丞相楊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

徒唯唯而已延年起至更衣敞夫人遽從東廂謂敞曰此

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

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先事誅矣延年從更衣還敞夫

人與延年參語許若請奉大將軍教令癸巳光召丞相御

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

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群臣皆驚鄂失色莫敢發言但

唯唯而已田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

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群下鼎沸社稷

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為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

如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

議不得旋踵群臣後應者臣請劔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光即與群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乃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群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温室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王入門閉昌邑群臣不得入王曰何為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內昌邑群臣王曰徐之何乃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群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光勅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王尚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

期門宿衛祿祿者欲共送從武庫為微行自當乃之期門

孟原曰度初有三至天子案自傳信而其在官節

群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乃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器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群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群臣連名奏王尚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等昧死言皇太后陛下孝昭皇帝早棄天下遣使徵昌邑王興喪服斬哀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略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始至謁見立為皇太子常私買雞豚以食受皇帝信璽行璽後發前行前就次發璽不封從官更持節引內昌邑從官騶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闥內敖戲為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黃金千斤賜君卿取十妻

太后被珠襦盛服

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引內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
 倡召內泰壹宗廟樂人悉奏衆樂駕法駕驅馳北宮桂宮
 弄彘闔虎召皇太后御小馬車使官奴騎乘遊戲掖庭中
 與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敢泄言要斬太后
 曰此為人臣子當悖亂如是邪王離席伏尚書令復讀曰
 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黃綬以并佩昌邑郎官
 者免奴發御府金錢刀劍玉器采繒賞賜所與遊戲者與
 從官官奴夜飲湛沔於酒獨夜設九賓溫室延見姊夫昌
 邑關內侯祖宗廟祠未舉為璽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大牢
 祠昌邑哀王園廩楡嗣子皇帝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
 芳午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荒淫迷

惑失帝王禮讓亂漢制度臣蔽等數建議不變更日以益
 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議皆曰今陛下
 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周襄王
 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由不孝出之絕之於天
 下也宗廟重於君陛下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朝于萬姓
 當察臣請有司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皇太后詔曰可光
 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亡道不失天
 下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稱天子乃即持其手解脫其璽
 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群臣隨送王西面拜曰
 愚戇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至昌邑即光
 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

長不復左右光涕泣而去群臣奏言古者廢放之人屏於
遠方不及以政請徙王賀漢中房陵縣太后詔歸賀自昌邑
賜湯沐邑二千戶以王家財物皆與賀及哀王女四人各
賜湯沐邑千戶國除爲山陽郡昌邑群臣坐在國城不舉
奏上罪過令漢朝不聞知又不能輔道陷主大惡皆下獄
誅殺二百餘人唯中尉吉郎中令遂以忠直數諫正得減
死髡爲城旦師王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
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之至於忠臣孝
子之篇未嘗不爲王反復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
嘗不流涕爲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無諫書
使者以聞亦得減死諫書尤以詳臣奏言東京太后自政

宜知經術白令夏侯勝用尚書授太后遷勝長信少府賜
爵關內侯初衛太子綰魯國史良嫌生子進號曰皇孫
皇孫納涿郡王夫人生子病已號皇曾孫皇曾孫生數月
遭巫蠱事太子三男一女及諸妻妾皆遇害獨皇曾孫在
亦坐收繫郡邸獄故廷尉監魯國內吉受詔治巫蠱獄吉
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皇曾孫無辜擇謹厚女徒涓城胡
組淮陽郭徵卿令乳養曾孫置間燥處吉日再省視巫蠱
事連歲不決武帝疾往來長楊五柞官易美氣者皇曾孫長安獄
中有天子氣於是武帝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無
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獄吉閉開拒
使者不納曰皇曾孫在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况親曾孫

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還以聞因劾奏曰武帝亦病曰
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獨賴吉得生既而言謂
守丞誰如皇孫不當在官使誰如移書京兆尹遣與胡組
俱送京兆尹不受復還及組日滿當去皇孫思慕言以私
錢雇組令留與郭微卿並養數月乃遣組去後少內嗇夫
白吉曰食皇孫無詔令時吉得食米肉月月以給皇曾孫
曾孫病幾不全者數焉吉數救保養乳母加致醫藥視遇
甚有恩惠士聞史良娣有母貞君及兄恭乃載皇曾孫以
付之貞君年老見孫孤甚哀之自養視焉後有詔掖庭養
視上屬籍宗正時掖庭令張賀嘗事戾太子思顧舊恩哀
自曾孫奉養甚謹以私錢供給飲食賀欲以女孫妻之

是時昭帝始冠長八尺二寸賀弟安世爲右將軍輔政聞
賀稱譽皇曾孫欲妻以女怒曰曾孫乃衛太子後也幸得
以庶人衣食縣官足矣勿復言子女事於是賀止時暴室
嗇夫許廣漢有女賀乃置酒請廣漢酒酣爲言曾孫體近
下乃關內侯可妻也廣漢許諾明日嫗聞之怒廣漢重令
人爲介遂與曾孫賀以家財聘之曾孫因依倚廣漢兄弟
及祖母家史氏受詩於東海復中翁高材好學然亦喜游
俠鬪雞走馬以是具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數上下諸陵
尉徧三輔嘗困於蓮勺鹵中尤樂杜鄠之間率常在下杜
時會朝請舍長安尚冠里及昌邑王廢霍光與張安世諸
大臣議所立未定丙吉奏記光曰將軍事孝武皇帝受襁

祿之屬任天下之寄孝昭皇帝早崩亡嗣海內憂懼欲亟聞嗣主發喪之日以大誼立後所立非其人復以大誼廢之天下莫不服焉方今社稷宗廟群生之命在將軍之壹舉竊伏聽於衆庶察其所言諸侯宗室在列位者未有所聞於民間也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吉前使居郡邸時見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義參以著龜豈宜褒顯先使入侍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杜延年亦知曾孫德美勸光安世立焉秋七月光坐庭中會丞相以下議定所立遂復與丞相敬等上奏曰孝武皇帝曾孫病已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

以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廟子萬世臣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德至曾孫家尚冠畢洗沐賜御衣太僕以軫獵車迎曾孫就齋宗正府庚申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爲陽武侯已而群臣奏上璽後卽皇帝位謁高廟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侍御史嚴延年劾奏大將軍光擅廢立主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然敬憚之初許廣漢女適皇曾孫一歲生子奭數月曾孫立爲帝許氏爲婕妤是時霍將軍有小女與皇太后親公卿議更立皇后皆心擬霍將軍女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白立許婕妤爲皇后十一月壬子立皇后許氏霍光以后父廣漢刑人不宜君國歲餘乃封爲昌成君宣帝本始

元年春詔有司論定策安宗廟功大將軍光益封萬七千戶與故所食凡二萬戶車騎將軍富平侯安世以下益封者十人封侯者五人賜爵關內侯八人 大將軍光稽首歸政上謙遜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為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光兩女壻為東西官衛尉昆弟諸壻外孫皆奉朝請為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及昌邑王廢光權益重每朝見上虛已歛容禮下之已甚三年春正月癸亥恭哀許皇后崩時霍光夫人顯欲貴其小女成君道無從會許后當娠病女醫淳于衍者霍氏所愛嘗入宮侍皇后疾衍夫賞為掖庭戶衛謂衍可過辭霍

夫人行為我求安也監衍如言報顯顯因生心辟左右字

謂衍曰少夫幸報我以事我亦欲報少夫可乎衍曰夫人

所言何等不可者顯曰將軍素愛小女成君欲奇貴之願

以累少夫衍曰何謂邪顯曰婦人免乳大故十死一生今

皇后當免身可因投毒藥去也成君即為皇后矣如家力

事成富貴與少夫共之衍曰藥雜治當先嘗安可顯曰在

少夫為之耳將軍領天下誰敢言者緩急相護但恐少夫

無意耳衍良久曰願盡力即擣附子齋入長定宮皇后免

身後衍取附子并合大醫大丸以飲皇后有頃曰我頭岑

岑也藥中得無有毒對曰無有遂加煩懣崩衍出過見顯

相勞問亦未敢重謝衍後人有上書告諸醫侍疾無狀者

皆收繫詔獄劾不道顯恐急卽以狀具語光因曰旣失計爲之無令吏急行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猶與會奏上光署勿論顯因勸光內其女入宮

四年春三月乙卯立霍光女爲皇后輦駕侍從益盛賞賜官屬以千萬計與許后時縣絕矣

地節二年春霍光病篤車駕自臨問上爲之涕泣光上書謝恩願分國邑三千戶以封兄孫奉車都尉山爲列侯奉兄去病祀卽日拜光子禹爲右將軍三月庚午光薨上及皇太后親臨光喪中二千石治冢賜梓宮葬具皆如乘輿制度論曰宣成侯發三河卒卒假土置園邑三百家長承奉守下詔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無有所與御史大夫

魏相上封事曰國家新失大將軍宜顯明功臣以填藩國毋空大位以塞爭權宜以車騎將軍安世爲大將軍毋令領光祿勳事以其子延壽爲光祿勳亦欲用之夏四月戊申以安世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上思報大將軍德乃封光兄孫山爲樂平侯使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魏相因昌成君許廣漢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爲大夫及魯季孫之專權皆爲亂國家自後元以來祿去王室政由冢宰今光死子復爲右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壻據權勢多在兵官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恐浸不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

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

三年夏四月戊申立子奭為皇太子以丙吉為太傅太中大夫疏廣為少傅封太子外祖父許廣漢為平恩侯又封霍光兄孫中郎將雲為冠賜侯霍顯聞立太子怒恚不食歐血以此此乃民間時子安得立即后有子反為王邪復教皇后令毒太子皇后數召太子賜食保阿輒先嘗之后挾毒不得行霍氏騎侈縱橫太夫人顯廣治第室作乘輿輦加畫繡網馮黃奏書韋慈馮輪侍婢以五采絲輓遊戲第中與監奴馮都亂而禹山亦竝繕治第宅走馬馳

逐平樂館雲當朝言數稱病私出多從賓客張圍獵黃山

苑中使君顧奴上朝謂莫敢譴者顯及諸女晝夜出入長

信宮殿中亡期度帝自在民間聞知霍氏尊盛日又內不

能善既躬親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顯謂禹雲山女

曹不務奉大將軍餘業令大夫給事中他人壹閒女能復

自救邪後兩家奴爭道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躡大夫門御

史為叩頭謝乃去人以謂霍氏顯等始知憂會大夫為丞

相數燕見言事平恩侯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中時

霍山領尚書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尚書群臣進見獨

往來於是霍氏甚惡之上頗聞霍氏毒殺許后而未察乃

徙光女婿度遼將軍未央衛尉平陵侯范明友為光祿勳

霍光毒殺許后
霍氏欲貴之私使乳母毒許后

出次壻諸吏中郎將羽林監任勝為安定太守數月復出
光姊壻給事中光祿大夫張朔為蜀郡太守群孫壻中郎
將王漢為武威太守頃之復徙光長女婿長樂衛尉鄧廣
漢為少府戊戌更以張安世為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
軍兵屬焉以霍禹為大司馬冠小冠亡印綬罷其屯兵官
屬特使禹官名與光俱大司馬者又收范明友度遼將軍
印綬但為光祿勳及光中女壻趙平為散騎都尉光祿大
夫將屯兵又收平騎都尉印綬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
衛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

四年霍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然山曰
今丞相用事懸官信之盡變易大將軍時法令發揚大將

軍過失又諸儒生多霍天子遠客飢寒喜妄說狂言不避
忌諱大將軍常讎之今陛下好與諸儒生語人人自書對
事多言我家者嘗有上書言我家昆弟驕恣其言絕痛山
屏不奏後上書者益黷盡奏封事輒下中書令出取之不
關尚書益不信人又聞民間謠言霍氏毒殺許皇后寧有
是邪顯恐急節具以實告禹山雲禹山雲驚曰如是何不
早告禹等縣官離散斥逐諸壻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
小奈何於是始有邪謀矣雲舅李竟所善張赦見雲家卒
卒謂竟曰今丞相與平恩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太后先
誅此兩人移徙陛下任太后耳長安男子張章告之事下
廷尉執金吾捕張赦等後有詔止勿捕山等愈恐相謂曰

此縣官重太后故不竟也然惡端已見又之猶發發即族矣不如先也遂令諸女各歸報其夫皆曰安所相避會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光就第山陽太守張敞上封事曰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趙襄有功於晉田完有功於齊皆壽其庸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顛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幾世卿最甚乃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盛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褻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間者輔臣顛政貴戚太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策及衛將軍張安世

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為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群臣以義固爭而後許之天下必以陛下為不忘功德而朝臣為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已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唯陛下省察上甚善其計然不召也禹山等家數有妖怪舉家憂愁山曰丞相擅減宗廟庶幾龜可以此罪也謀令太后為博平君置酒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登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約定未發雲拜為玄菟太守太中大夫任宣為代郡太守會事發覺

秋七月雲山明友自殺顯禹廣漢等捕得禹安斬顯友諸女昆弟皆棄市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千家大僕杜延年以霍氏舊人亦坐免官八月巳酉皇后霍氏廢處昭臺宮乙丑詔封告霍氏反謀者男子張章期門董忠左曹楊惲侍中金安上史高皆爲列侯惲丞相敞子安上車騎將軍日磾弟子高史良娣兄子也初霍氏奢後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海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衆必害之霍氏秉權日久害人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乃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卽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爲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

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爲前突遂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邪主人乃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無裂土出爵之費臣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旣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在上乃賜福帛十匹後以爲郎帝初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伐光

駮乘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霍氏之禍萌於駮乘後十二歲霍后復徙雲林館乃自殺 班固贊曰霍光受襁褓之託任漢室之寄匡國家安社稷擁昭立宣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光不學亡術聞於大理陰妻邪謀立女為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顛覆之禍死財三年宗族誅夷哀哉

臣光曰霍光之輔漢室可謂忠矣然卒不能存其宗何也夫威福者人君之器也人臣執之久而不歸雖不及矣以孝昭之明十四而知上官桀之詐固可以親政矣况孝宣十九即位聰明剛毅知民疾苦而光久專太柄不知避去多置親黨充塞朝廷使人主蓄憤於上吏民積怨於下切

天子若諸元紀而能日月
物陰助不亦多有罪人
錢四百中亦十考下
乃人自三千李及於小才
以捕君子財物存之

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是豪相數責曰語汝無

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吾為兵今請欲壹聞

而死可得邪初罕开豪靡當兒使弟離庫來告都尉曰先

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離庫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即留離

庫為質充國以為無罪乃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

白自別毋取并滅天子告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罪

仍以功大小賜錢有差又以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克

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略者解散虜謀徼其疲劇

乃擊之時上已發內郡兵屯邊者合兵萬人矣酒泉太守

辛武賢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勢不可久若至

秋又乃進兵此虜在境外之無今虜朝夕為寇土地寒苦

漢馬不耐冬不如以七月上旬齋三十日糧分兵出張掖
酒泉合擊罕并在鮮水上者雖不能盡誅但奪其畜產虜
其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犬兵仍出虜必震壞天子下
其書充国令議之充国以為一馬自負三十日食為米二
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虜必稍軍進退
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阨以
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為夷狄笑千載不可復而武賢以
為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先零首為
畔逆它種切略故臣愚拙欲捐罕开閣牀之過隱而勿章
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
吏知其俗者附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計天子下其

書公卿議者咸以為先零兵盛而其罕开之助不先破罕
开則先零未可圖也上乃拜侍中許延壽為彊弩將軍即
拜酒泉太守武賢為破羌將軍賜書嘉納其册以書救
讓充国曰今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眾不早
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欲至冬虜皆當畜食多藏匿
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戰厥軍有利哉將軍不念中
国之費欲以歲數而勝敵將軍誰不樂此者今詔破羌將
軍武賢等將兵以七月擊罕羌將軍其引兵並進勿復有
疑充国上書曰陛下前幸賜書欲使人諭罕以大軍當至
漢不誅罕以解其謀臣故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
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阻石山木候便為寇罕

依阻山木石

羌未有所犯乃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無辜起壹難就
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瀆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
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為敦煌酒泉寇宜飭兵
馬練戰士以湏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
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政釋致虜之術而
從為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為不便先零羌虜欲為背畔故
與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
之也臣愚以為其計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先擊
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
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
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察其之屬不輕得

離也如是虜兵寢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出十
年數不二三歲而已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开之屬
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开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
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戊申充國上奏秋
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充國計焉充國乃引兵至先零在所
虜父屯聚懈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欲度湟水道阨隘充國
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逢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
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諸校皆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數
百降及斬首五百餘人虜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兩
兵至罕地令軍毋番聚落勿牧田中罕羌聞之喜曰漢果
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充國以聞未

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諭種人護軍以下皆爭
之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為
公家忠計也語未卒璽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罕竟不煩
兵而下上詔破羌彊弩將軍詣屯所以十二月與充國會
進擊先零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克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
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充國子中郎將
印懼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
守之可也卽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
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歎曰是何
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往者舉可先行羌
者吾舉辛武賢丞相御史復自遣義渠安國竟沮敗羌金

言豫備糧食

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取中丞糴三百萬斛穀羌人不敢
動矣取中丞請糴自萬斛乃得四十萬斛且義渠再使且
費其半失此二冊羌人致敢為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
旣然矣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知者
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邪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為忠言
遂上屯田奏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所用糧穀糶糴調度
甚廣難久不解徭役不息恐生它變為明主憂誠非素定
廟勝之冊且羌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心以為擊
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疊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
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
木六萬餘枚在水次臣願罷騎兵留步兵萬二百八十一

人分屯要害處水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陘以西道
 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畝至四月
 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各千就草為田者遊兵以充入
 金城郡益積畜自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
 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上報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
 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
 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百戰而百勝非
 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
 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
 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心離人有畔志而
 明主班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

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暮月而望羌虜在解前後降者萬七
 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
 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
 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
 得歸肥饒之地貧破其眾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
 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
 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
 羌以示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先
 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
 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瘰癧之患坐得必
 勝之道七也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

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執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開使生
它變之憂十也治湟陜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伸
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自以戒
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唯明詔采
擇上復賜報曰兵決可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
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
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將軍孰計復奏充國奏曰
臣聞兵以計爲本故多筭勝少筭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
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畔遠者不絕臣愚以爲虜
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
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地有吏卒數

千人虜數以大眾攻之而不能害今騎兵雖罷虜見屯田
之士精兵萬人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
於它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亦不敢將其累重還歸故
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
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
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
先零但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卽今詞疑而釋
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執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敵貶重而
自損非所以示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
未可空如是徭役復更發也臣愚以爲不便臣竊自惟念
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

尺寸之功，始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充國，嘉納之。亦以破羌彊弩將軍數言當擊，於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卬出擊彊弩，出降四千餘人。破羌斬首二千級，中郎將卬斬首降者亦二千餘級。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神爵元年

神爵

人定計遺說與前輩黃其俱亡者，不過四十人。羌靡忘策，自說心得，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曰：「衆人皆以破羌彊弩出擊多斬首生降，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爲虜執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卽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執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壹爲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上，然其計罷遣辛武賢歸酒泉太守官，充國復爲後將軍。秋，羌若零離留且種兒庫共斬先零大豪猶非、楊玉首及諸豪弟澤陽、雕良兒靡忘皆帥煎鞏黃羝之屬四千餘人降漢，封若

離雷且控天為夜况摩為君
陽離為言兵後言臣况為君離
忘為配字君

師古便酒田酒而得氣若今
言云酒者

漢右湯教解酒無人無人互
呼

零弟澤二人為帥眾王餘皆為侯為君初置金城屬國以
處降羌詔舉可護羌校尉者時充國病四府舉辛武賢小
弟湯充國遽起奏湯使酒不可典蠻夷不如湯兄臨眾時
湯已拜受節有詔更用臨眾後臨眾病免五府復舉湯湯
數醉醜羌人反畔卒如充國之言辛武賢深恨充國上書
管中郎將印泄省中語下吏自殺

匈奴歸漢

漢昭帝始元二年 初武帝征伐匈奴深入窮追二十餘
年匈奴馬畜孕重墮殯罷極苦之常有欲和親意未能得
孤鹿孤單于有異母弟為左大都尉賢國人鄉之母闕氏
恐單于不立子而立左大都尉也乃私使殺之左大都尉

句以諸三長女歲正月令子于庭
五月大司徒城祭先天地鬼神

同母兄怨遂不肯復會單于庭是歲單于病且死謂諸貴
人我子少不能治國立弟右谷蠡王及單于死衛律等與
顯渠闕氏謀匿其喪矯單于令更立子左谷蠡王為壺衍
鞬單于左賢王右谷蠡王怨望率其眾欲南歸漢恐不能
自致即脅盧屠王欲與西降烏孫盧屠王告之單于使人
驗問右谷蠡王不服反以其罪罪盧屠王國人皆寃之於
是二王去居其所不復肯會龍城匈奴始衰

六年春二月壺衍鞬單于立母闕氏不正國內乖離常恐
漢兵襲之於是衛律為單于謀與漢和親漢使至求蘇武
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私見漢使教使
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

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
漢使曰武等實在乃歸武及馬宏等馬宏者前副光祿大
夫王忠使西國為匈奴所遮忠戰死馬宏生得亦不肯降
故匈奴歸此二人欲以通善意天漢元年蘇武使匈奴事見代
元鳳元年匈奴發左右部二萬騎為四隊並入邊為寇
兵追之斬首獲虜九千人生得甌脫王漢無所失亡匈奴
見甌脫王在漢恐以為道擊之即西北遠去不敢南逐水
草發人民屯甌脫

二年匈奴復遣九千騎屯受降城以備漢北橋余吾水令
可度以備犇走欲求和親而恐漢不聽故不肯先言常使
左右風漢使者然其侵盜益希遇漢使愈厚欲以漸致和

親漢亦羈縻之

三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使犁汗王窺邊言酒泉張掖兵滿
欲出兵試擊冀可復得其地時漢先得降者聞其計天子
詔邊警備後無幾右賢王犁汗王四千騎分三隊又日勒
屋蘭番和張掖太守屬國都尉發兵擊大破之得脫者數
百人屬國義渠王射殺犁汗王賜黃金二百斤馬二百匹
因封為犁汗王自是後匈奴不敢入張掖 初冒頓破東
胡東胡餘眾散保烏桓及鮮卑山為二族世役屬間數武
帝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塞
外為漢偵察匈奴動靜置護烏桓校尉監領之使不得與
匈奴交通至是部眾漸彊遂及見是匈奴三千餘騎入五

原殺略數千人後數萬騎南旁塞獵行攻塞外亭障略取
 吏民去是時漢邊郡逢火候望精明匈奴為邊寇者少利
 希復犯塞漢復得匈奴降者言烏桓嘗發先單于冢匈奴
 怨之方發一萬騎擊烏桓霍光欲發兵邀擊之以問護軍
 都尉趙充國充國以為烏桓間數犯塞即中郎將今匈奴擊之於漢
 便又匈奴希寇盜北邊幸無事蠻夷自相攻擊而發兵要
 之招寇生事非計也光更問中郎將范明友明友言可擊
 於是拜明友為度遼將軍將二萬騎出遼東匈奴聞漢兵
 至引去初光誠明友兵不空出即後匈奴遂擊烏桓烏桓
 時新中匈奴兵明友既後匈奴因乘烏桓敵擊之斬首六
 千餘級獲三王首匈奴由是恐不能復出兵

宣帝本始二年昭帝時烏孫公主上書言匈奴與車師共
 侵烏孫唯天子幸救之漢養士馬議擊匈奴會昭帝崩上
 遣光祿大夫常惠使烏孫烏孫公主及昆彌皆遣使上書
 言匈奴復連發大兵侵擊烏孫使謂烏孫趣持公主來
 欲隔絕漢昆彌願發國精兵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
 出兵以救公主昆彌先是匈奴數侵漢邊漢亦欲討之秋
 大發兵遣御史大夫田廣明為祁連將軍四萬餘騎出西
 河度遼將軍范明友三萬餘騎出張掖前將軍韓增三萬
 餘騎出雲中後將軍趙充國為蒲類將軍三萬餘騎出酒
 泉雲中大守田順為虎牙將軍三萬餘騎出五原期以出
 塞各二千餘里以常惠為校尉持節護烏孫兵共擊匈奴

三年春正月戊辰五將軍發長安匈奴聞漢兵大出老弱
 奔走馭畜產遠遁逃是以五將少所得夏五月軍罷度遼
 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蒲離候水斬首捕虜七百餘級
 前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烏真斬首捕虜百餘級蒲類
 將軍出塞千八百餘里西去候山斬首捕虜得單于使者
 蒲陰王以下二百餘級聞虜已引去皆不至期還天子薄
 其過寬而不罪祁連將軍出塞千六百里至雞秩山斬首
 捕虜十九級逢漢使匈奴還者中弘等言雞秩山西有虜
 冢祁連即戒弘使言無虞欲還公御史劾公孫益壽諫以
 為不可祁連不聽遂引兵還虎牙將軍出塞八百餘里至
 冉餘吾水上即止兵不進斬首捕虜千九百餘級引兵還

蓋原區區付諸心計
 傾止極道不進之

上以虎牙將軍不至期詐增函獲而祁連知虜在前逗遛
 不進皆下吏自殺擢公孫益壽為侍御史烏孫昆彌自將
 五萬騎與校尉常惠從西方入至右谷蠡王庭獲單于父
 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汗都尉于長騎將以下四萬級馬牛
 羊驢橐駝七十餘萬頭烏孫皆自取所虜獲上以五將皆
 無功獨惠奉使克獲封惠為長羅侯然匈奴民衆傷而去
 者及畜產遠移死亡不可勝數於是匈奴遂衰耗怨烏孫
 冬匈奴單于自將數萬騎擊烏孫頗得老弱欲還會天大
 雨雪一日深丈餘人民畜產凍死還者不能什一於是丁
 令乘弱攻其北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凡三國所殺數
 萬級馬數萬匹牛羊甚衆又重以餓死人民死者什三畜

產什五匈奴大虛弱諸國羈屬者皆尾解攻盜不能理其
後漢出三千餘騎為三道竝入匈奴捕虜得數千人還匈
奴終不敢取當滋欲鄉和親而邊境少事矣

地節二年匈奴壺衍鞬單于死弟王賢王立為虛閭權渠
單于以右大將女為大閼氏而黜前單于所幸顯渠閼氏
顯渠閼氏父左大且渠怨望是時漢以匈奴不能為邊寇
罷塞外諸城以休百姓單于聞之喜召貴人謀欲與漢和
親左大且渠心害其事曰前漢使來兵隨其後今亦效漢
發兵先使使者入乃自請與呼盧訾王各將萬騎南旁塞
獵相逢俱入行未到會三騎士降漢言匈奴欲為寇於是
天子詔發邊騎屯要害處使大將軍軍監治參等四人將

五千騎分三隊出塞各數百里捕得虜各數千人而還
匈奴亡其三騎不敢入即引去是歲匈奴饑人民畜產死
什六七又發兩屯各萬騎以備漢其秋匈奴前所得西壽
居左地者其君長以下數千人皆驅畜產行與旄脫戰所
殺傷甚衆遂南降漢

三年昭帝時匈奴使四千騎田車師及五將軍擊匈奴車
師田者驚去車師復通於漢匈奴怒召其太子軍宿欲以
為質軍宿焉耆外孫不欲質匈奴亡走焉耆軍師王更立
子烏貴為太子及烏貴立為王與匈奴結婚姻教匈奴遮
漢道通烏孫者是歲侍郎會稽鄭吉與校尉司馬熹將免
刑罪人田渠梨積穀發城郭諸國兵萬餘人與所將田士

西域諸國有塞不年與匈奴同俗者謂
之行國其城居者謂之城郭諸國

西域傳卷之四

三

千五百人共擊車師破之車師主請降匈奴發兵攻車師
 吉意引兵北逢之匈奴不敢前吉意即留一候與卒二十
 人留守王吉策引兵歸渠犂車師王恐匈奴兵復至而見
 殺也廼輕騎奔烏孫吉即迎其妻子傳送長安匈奴更以
 車師王昆弟瓌莫為車師王收其餘民東徙不敢居故地
 而鄭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往田車師地以實之

元康二年匈奴大臣皆以為車師地肥美近匈奴使漢得
 之多田積谷必害人國不可不爭由是數遣兵擊車師田
 者鄭吉將渠犂田卒七千餘人救之為匈奴所圍吉上言
 車師去渠犂千餘里漢兵在渠犂者少執不能相救願益
 田卒上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

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魏相上書言曰臣聞之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死虛問權

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忿怒者謂之忿兵兵賢主者利

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于非其人

之眾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使人名諸

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立右賢王

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耶孫也

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奇又盡免

共犬羊之裘食草菜之食常恐不能自存難以權渠單于

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者本烏孫

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

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

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

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按今年計子弟殺父、左逐王先
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在不安
此乃欲發兵、報織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王素與羅
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上從相言止、造長羅侯
常惠將張掖酒泉騎往車師、迎鄭吉及其吏士、逐下口萬
故車師太子軍宿在焉者、立以為王、盡徙車師國民今
居渠犂、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以鄭吉為衛司、馮使護部
善以西南道、

神爵二年九月、匈奴虛閭權渠單于將十餘萬、騎傍塞獵
欲入邊為寇、未至、會其民題除渠堂亡降漢、言漢城傍
言兵鹿奚盧侯、而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四萬、餘騎屯緣

遷九郡、備虜、月餘、單于病毆血、因不敢入、還去、即謂此
使題王都犁胡次等入漢、請和親、未報、會單于謂之應兵
渠單于始立、而黜顓渠闕氏、顓渠闕氏即與右贊王屠畜
堂私通、右賢王會龍城而去、顓渠闕氏語以單于病甚且
勿遠、後數日、單于死、用事貴人郝宿王刑未央、使人召諸
王未至、顓渠闕氏與其弟左大且渠都隆奇謀、立右賢王
為握衍胸鞬單于、握衍胸鞬單于者、烏維單于、再將軍欲
衍胸鞬單于立、凶惡殺刑未央等、而任用都隆奇又盡免
虛閭權渠子弟近親、而自以其子弟代之、虛閭權渠單于
子稽侯徯、既不得立、亡歸妻父烏禪慕、烏禪慕者本康居
廉屠閒小國、數見侵暴、率其眾數千人降匈奴、相也出六
不相多不

通鑑已事大志 卷四 石渠閣補刻

于以其弟子日逐王姊妻之使長其眾居右地日逐王先
 賢揮其父左賢王當為單于讓狐鹿姑單于左姑草子
 許立之國人以故頗言日逐王當為單于日逐王素與孫
 衍胸鞮單于有隙即率其眾欲降漢使人至渠渠與野都
 尉鄭吉相聞吉發渠犂龜茲諸國五萬人迎日逐渠率召
 二千入小王將十二人隨吉至河曲頗有亾者吉追斬之
 遂將詣京師漢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吉既破車師國民令
 威震西域遂拜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師日逐
 吉始焉上封吉為安遠侯吉於是中西域而立莫府在烏
 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餘里匈奴益弱不敢爭西或傳漢
 都尉由此罷都護督察烏孫康居等三十六國動靜有變

以聞可安輯安輯之不可者誅伐之漢之號也班西域矣在

控衍胸鞮單于更立其從兄薄定育堂為日逐王

三年匈奴單于又殺先賢和坤兩弟烏禪慕請之不聽心意

其後左與鞮王死單于自立其小子為與鞮王留庭與

貴人共立故與鞮王子為王與俱東徙單于遣右丞相將學于庭

萬騎往擊之失亡數千人不勝

四年五月匈奴單于遣弟呼留若王勝之來朝匈奴左賢王

衍胸鞮單于暴虐好殺伐國中不附及太子左賢王數數

左地貴人左地貴人皆怨會烏相擊匈奴東邊姑夕王左賢王

得人民單于怒姑夕王恐即與烏禪慕及左地貴人共立

稽侯獬為呼韓邪單于發左地兵四五萬人西擊握衍胸

鞬單于至姑且水北未戰握衍胸鞬單于兵敗走使人報其弟右賢王曰匈奴共攻我若肯發兵助我乎右賢王曰若不愛人殺昆弟諸貴人各自死若處無來汗我握衍胸鞬單于恚自殺左大且渠都隆奇亡之右賢王所其民衆盡降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歸庭數月罷兵使各歸故地乃收其兄呼屠吾斯在民間者立為左谷蠡王使人告右賢貴人欲令殺右賢王其父都隆奇與右賢王共立日逐王薄胥堂為屠耆單于發兵數萬人東襲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兵敗走屠耆單于還以其長子都塗吾西為左谷蠡王少子姑瞿樓頭為右谷蠡王留居單于庭

五鳳元年秋匈奴屠耆單于使先賢揮兄右奧鞬王與烏

藉都尉各二萬騎屯東左以備呼韓邪單于是時西方呼

揭王來與唯犁當戶謀共讒右賢王言欲自立為單于屠

耆單于殺右賢王父子後知其寃復殺唯犁當戶於是呼

揭王恐遂畔去自立為呼揭單于右奧鞬王聞之即自立

為車犁單于烏藉都尉亦自立為烏藉單于凡五單于屠

耆單于自將兵東擊車犁單于使都隆奇擊烏藉烏藉車

犁皆敗西北走與呼揭單于兵合為四萬人烏藉呼揭皆

去單于號共并力尊輔車犁單于屠耆單于聞之使左大

將都尉將四萬騎分屯東左以備呼韓邪單于自將四萬

騎西擊車犁單于車犁單于敗西北走屠耆單于即引兵

西南留關敦地漢議者多曰匈奴為害日久可因其壞亂

舉兵滅之詔問御史大夫蕭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句帥師
 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為恩足以
 服孝子詎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稱弟遣使請求
 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為賤臣所殺
 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轉走遠遁不以義動兵
 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
 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
 德之盛也上從其議

二年秋八月匈奴呼韓邪單于遣其弟右谷蠡王等西襲
 屠耆單于屯兵殺屠耆萬餘人屠耆單于聞之即自將六萬
 騎擊呼韓邪單于屠耆單于兵敗自殺都降奇乃與屠耆

少子右谷蠡王姑蘇侯頌亡歸漢車輪單于東降呼韓邪
 單于冬十一月呼韓邪單于左大將烏厲侯與父呼漱烏厲侯
 烏厲溫敦皆見匈奴亂率其眾數萬人降漢封烏厲侯為
 新城侯烏厲溫敦為義陽侯是時李陵子復立烏藉都尉
 為單于呼韓邪單于捕斬之遂復都單于庭然眾裁數萬
 人屠耆單于從弟休司王自立為閼振單于在西邊呼韓
 邪單于兄左賢王呼屠吾斯亦自立為郅支骨都侯單于
 在東邊

三年六月置西河北地屬國以處匈奴降者

四年春匈奴單于稱臣遣弟谷蠡王入侍以邊塞亡寇滅
 戊卒什二夏四月匈奴閼振單于率其眾東擊郅支單

于郅支與戰殺之并其兵遂進攻呼韓邪呼韓邪兵敗走
郅支單于庭

甘露元年匈奴呼韓邪單于之敗也左伊秩訾王為呼韓
邪計勸令稱臣入朝事漢從漢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韓
邪問諸大臣皆曰不可匈奴之俗本上氣力而下服役以
馬上戰鬪為國故有威名於百蠻戰死壯士所有也今兒
弟爭國不在兄則在弟雖死猶有威名子孫常長諸國漢
雖彊猶不能兼并匈奴奈何亂先古之制臣事於漢卑辱
先單于為諸國所笑雖如是而安何以復長百蠻左伊秩
訾曰不然彊弱有時今漢方盛烏孫城郭諸國皆為臣妾
自且親侯單于以來匈奴日蹙不能取復雖偪彊於此未

郅支是呼韓邪

嘗一日安也今事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計何以過此諸

大人相難久之呼韓邪從其計引眾南近塞遣子右賢王

誅婁渠堂入侍郅支單于亦遣子右大將駒于利受入侍

二年冬十二月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奉國珍朝

三年正月詔有司議其儀丞相御史曰聖王之制先京師

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匈奴單于朝賀其禮儀宜如

諸侯王位次在下太子太傅蕭望之以為單于非正朔所

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

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書曰戎

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亡常如使匈奴後嗣卒有烏窠鼠

伏闕於朝享不為畔臣萬世之長策也天子采之下詔曰

同漢祭公謀高齊受服服我
若服若服者受若服者之有不
實則借若者不王則借若者不
不實若者不王則借若者不
有之若者不王則借若者不

匈奴單于稱北蕃朝正朔朕之不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禮
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替謁稱臣而不名 荀悅論
曰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欲一于天下也戎狄道里遼遠人
迹介絕故正朔不及禮教不加非尊之也其執然也詩云
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故要荒之君必奉王貢若不供職
則有辭讓號令加焉非敵國之謂也望之欲待以不臣之
禮加之王公之上僭度失序以亂天常非禮也若以權時
之宜則異論矣 詔遣車騎都尉韓昌迎單于發所過七郡
二千騎為陳道上

三年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替謁稱藩臣而不名
賜以冠帶衣裳黃金璽也名也玉具劍也名也佩刀弓一張矢四發

梁戟十安車一乘鞍勒一具馬十五匹黃金二十斤錢二

十萬衣被七十七襲錦繡綺縠雜帛八千匹絮六千斤禮

畢使使者道單于先行宿長平上自甘泉宿池陽宮上登

長平阪詔單于毋謁其左右當云羣臣皆得列觀及諸蠻

夷君長王侯數萬咸迎於渭橋下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

萬歲單于就邸長安置酒建章宮饗賜單于觀以珍寶二

月遣單于歸國單于自請願留居幕南光祿塞下有急保

漢受降城漢遣長樂衛尉高昌侯董忠車騎都尉韓昌將

騎萬六千又發邊郡士馬以千數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

詔忠等留衛單于助誅不服又轉邊穀米糲前後三萬四

千斛給贍其食先是自烏孫以西至安息諸國近匈奴者

皆畏匈奴而輕漢及呼韓邪單于朝漢後咸尊漢矣上以
戎狄賓服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
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
霍氏其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
丘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
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

四年冬十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俱遣使朝獻漢待
呼韓邪使有加焉

黃龍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二月歸國始郅
支單于以為呼韓邪兵弱降漢不能復自還即引其眾而
欲攻定右地又屠耆單于小弟本侍呼韓邪亦亡之右地

收兩兒餘兵得數千人自立為伊利單于道逢郅支合

戰郅支殺之并其兵五萬餘人郅支聞漢出兵穀助呼韓

邪即遂留居右地自度力不能定匈奴乃益西近烏孫欲

與并力遣使見小昆彌烏就屠殺其使發八千騎

迎郅支郅支覺其謀勒兵逢擊烏孫破之因北擊烏揭堅

昆丁令并三國數遣兵擊烏孫常勝之堅昆東去單于庭

七千里南去車師五千里郅支留都之

元帝初元元年秋九月匈奴呼韓邪單于復上書言民衆

困乏詔雲中五原郡轉穀二萬斛以給之五年匈奴郅支

單于自以道遠又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已困辱漢使

者江乃始策遣使奉獻因求侍子漢議遣衛司馬谷吉送

之御史大夫貢禹博士東海匡衡以為郅支單于鄉化未
醇所在絕遠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吉上書言中國
與夷狄有羈縻不絕之義今既養全其子十年德澤甚厚
空絕而不送近從塞還示棄捐不畜使無鄉從之心棄前
恩立後怨不便議者見前江乃始無應敵之數智勇俱困
以致耻辱即豫為臣憂臣幸得建疆漢之節承明聖之詔
宣諭厚恩不宜敢桀若懷禽獸心加無道於臣則單于長
嬰大罪必遁逃遠舍不敢近邊沒一使以安百姓國之計
臣之願也願送至庭上許焉既至郅支單于怒竟殺吉等
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強恐見遣使欲遠去會康居王
數為烏孫所困與諸翁侯計以為匈奴大國烏孫素服屬

之今郅支單于困阨在外可遣置東邊使合兵取烏孫以
立之長無匈奴憂矣即使至堅昆通語郅支郅支素恐
又怨烏孫聞康居計大說遂與相結引兵而西郅支入眾
中寒道死餘財三千人到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
亦以女予康居王康居甚尊敬郅支欲倚其威以脅諸國
郅支數借兵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殺略民人毀畜產去
烏孫不敢追西邊空虛不居者五千里

永光元年匈奴呼韓邪單于民眾益盛塞下禽獸盡單于
足以自衛不畏郅支其大臣多勸單于北歸者久之單于
竟北歸庭民眾稍稍歸之其國遂定
建昭三年冬使西域都護騎都尉北地其延壽副校尉山

陽陳湯共誅斬匈奴郅支單于於康居始郅支單于自以
 大國威名尊重又乘勝驕不為康居王禮怒殺康居王女
 及貴人人民數百或支解投都賴水中發民作城日作五
 百人二歲乃已又遣使責闔蘇大宛諸國歲貢不敢不予
 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
 詔而因都護上書言居困危願歸計疆漢遣子入侍其驕
 嫚如此湯為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與延壽謀曰
 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于威
 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為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
 二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且其人剽悍好戰伐數取
 勝又畜之必為西域患雖所在絕遠蠻夷無金城疆弩之

此時已稱天子為國家非至東
 都始也

守如發屯田吏士毆從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
 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以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亦以
 為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
 不從延壽猶與不聽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
 車師戊巳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
 劍叱延壽曰大衆已集會豈欲沮衆邪延壽遂從之部
 勒行陳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
 陳言兵狀即引軍分行別為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葱
 嶺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温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
 烏孫涉康居界至聞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閭將數千騎寇
 赤谷城東殺略大昆彌千餘人毆畜產甚多從後與漢軍

相及頗寇盜後重湯縱胡兵擊之殺四百六十人得其所
 略民四百七十人還付大昆彌其馬牛羊以給軍食又捕
 得抱閼貴人伊奴毒入康居東界令軍不得為寇間呼其
 貴人屠墨見之諭以威信與飲盟遣去徑引行未至單于
 城可六十里止營復捕得康居貴人貝色子勇開羊以為
 導貝色子即屠墨母之弟皆怨單于由是具知郅支情明
 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
 曰單于上書言居困願歸計彊漢身入朝見天子哀閔
 單于乘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恐
 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報延壽湯因讓
 之我為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何

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兵來追遠人畜罷極食度且
 盡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前至郅支城
 都賴水上離城三里止營傳陳望見單于城上立五采幡
 幟數百以被甲乘城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
 人夾門魚鱗陳講習用兵城上人更招漢軍曰闔來百餘
 騎馳赴營營皆張弩持滿指之騎引却頗遣吏士射城門
 騎步兵騎步兵皆入延壽湯令雷聞鼓音皆薄城下四面
 圍城各有所守穿塹塞門戶鹵楛為前戟弩為後仰射城
 樓上人樓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從木城中射頗殺
 傷外人發人發新燒木城夜數百騎欲出外迎射殺之初
 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已為漢內應又聞烏孫諸

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郅支已出復還曰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單于乃被甲在樓上諸閼氏夫人數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單于鼻諸夫人頗死單于乃下夜過半木城窰中人卻入土城乘城呼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為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和夜數犇營不利輒卻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鉦鼓聲動地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鹵楯並入土城中單于男女白餘人走入大內漢兵縱火吏士爭入單于被創死軍候假丞杜勳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鹵獲以昇得者凡斬閼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賊于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

四年春正月郅支首至京師延壽湯上疏曰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為一昔有唐虞今有彊漢匈奴呼韓邪單于已稱北藩唯郅支單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為彊漢不能臣也郅支單于慘毒行於民大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並應天氣精明陷陳克敵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橐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彊漢者雖遠必誅丞相匡衡等以為方春掩埋之時宜勿縣詔縣十日乃埋之仍告祠郊廟赦天下羣臣上壽置酒

五年匈奴呼韓邪單于聞郅支既誅且喜且懼上書願入朝見

竟寧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自言願塔漢氏
以自親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單于驪喜
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帝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
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下有司議者皆以為便郎中侯
應習邊事以為不可許上問狀應曰周秦以來匈奴暴桀
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
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自頓單于依阻其中治
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
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
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寒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
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

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
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
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彊則驕逆天性然也
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令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
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
猶尚犯禁又况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
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
非獨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
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
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
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

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日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又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一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它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禦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使車騎將軍嘉口諭單于曰單于上書願罷北塞

吏士屯戍于茲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以爲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爲寇害故明濶度以專衆心也敬諭單于之意朕無疑焉爲單于怪其不罷故使嘉曉單于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計天子幸使大臣告語甚厚初左伊秩訾爲呼韓邪畫計歸漢竟以安定其後或讒伊秩訾自伐其功常鞅鞅呼韓邪疑之伊秩訾懼誅將其衆千餘人降漢漢以爲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令佩其王印綬及呼韓邪來朝與伊秩訾相見謝曰王爲我計甚厚今匈奴至今安寧王之力也德豈可忘我失王意使王去不復顧留皆我過也今欲白天子請王歸庭伊秩

此言曰單于賴天命自歸於漢得以安寧單于神靈天子之
祐也我安得九旣以降漢又復歸匈奴是兩心也願爲單
于侍使於漢不敢聽命單于固請不能得而歸單于號王
昭君爲寧胡閼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師爲右日逐王 初
中書令石顯嘗欲以姊妻甘延壽延壽不取及破郅支還
丞相御史亦惡其矯制皆不與延壽等陳湯素貪所鹵獲
財物入塞多不灑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繫更士按驗之湯
上疏言臣與更士共誅郅支單于幸得禽滅萬里振旅宜
有使者迎勞道路令司隸反逆收繫按驗是爲郅支報讎
也上立出更士令縣道具酒食以過軍旣至論功石顯匡
衡以爲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

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爲國招難帝內嘉延
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久之不決故宗正劉向上疏曰
郅支單于囚殺使者更士以百數事梟揚外國傷威毀重
羣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
壽副校尉湯承聖指以神靈總百蠻之君攬城郭之兵出
百死入絕域遂躡康居層三重城塞歛侯之旗斬郅支之
首懸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埽谷吉之耻立昭明之
功萬夷懾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
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
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勳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爲宣
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焯焯如霆如雷顯允方

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遷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求乂千里之鎬猶以爲遠况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又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四匹雖斬宛王母寡之首猶不足以復

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之國疆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土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馬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罪受也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於是天子下詔赦延壽湯罪勿治今公卿議封焉議者以爲宜如軍灑捕斬單于令匡衡石顯以爲郅支本亡逃失國竊號絕域非真單于帝取安遠侯鄭吉故事封千戶衡顯復爭夏四月戊辰

封延壽為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加賜黃金百斤拜延壽為長水校尉湯為射聲校尉

成帝建始二年匈奴呼韓邪單于嬖左伊秩訾兄女二人長女顓渠閼氏生二子長曰且莫車次曰囊知牙斯少女

為大閼氏生四子長曰雕陶莫臯次曰且糜胥皆長於且莫車少子咸樂二人皆小於囊知牙斯又它閼氏子十餘

人顓渠閼氏貴且莫車愛呼韓邪病且死欲立且莫車顓渠閼氏曰匈奴亂十餘年不絕如髮賴蒙漢力故得復安

今平定未久人民創艾戰懼且莫車年少百姓未附恐復危國我與大閼氏一家言親也共子更以書國為號不如立雕陶莫臯大閼氏曰

且莫車雖少大臣共持國事今舍貴立賤後世必亂單于卒從顓渠閼氏計立雕陶莫臯約令傳國與弟呼韓邪死

雕陶莫臯立為復株累若單于復株累若鞮單于以且糜胥為左賢王且莫車為左谷蠡王囊知牙斯為右賢王

復株累單于復妻王昭君生二女長女云為須白奴貴族居次小女為當匈奴族居次

四年上即位之初丞相匡衡復奏射聲校尉陳湯以吏二千石奉使顓命蠻夷中不正身以先下而盜所收康居財

物戒官屬曰絕域事不覆較雖在赦前不宜處位湯坐免後湯上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按驗實王子也湯下獄當

死太中大夫谷永上疏訟湯曰臣聞楚有子王得臣文公為之及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并陘近漢

顓陶白奴謂孝為若親自呼韓邪身後漢親密身後帝以存若如之至其子復株累身于不皆若親

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斬郅支威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為秦將南拔郢都北抗趙括以織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賜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介冑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為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况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鼙鼓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

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書奏天子出湯奪爵為士伍

河平元年匈奴單于遣右臯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

二年春伊邪莫演罷歸自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歸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為漢興匈奴數為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屈體稱臣列為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質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

未知利害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下吉凶受之虧德沮善
 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為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
 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責直此誠邊境安危之原師旅動
 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設之
 謀懷附親之心便對奏天子從之遣中郎將王舜往問降
 狀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到官位如故不肯
 令見漢使

四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

元延元年匈奴搜諧單于將入朝未入塞病死弟且莫車
 立為車牙若鞮單于以囊知牙斯為左賢王

綏和元年秋八月匈奴車牙斯單于死弟囊知牙斯立為烏

珠留若鞮單于烏珠留單于立以弟樂為左賢王興為右

賢王漢遣中郎將夏侯藩副校尉韓容使匈奴或說王根

曰匈奴有斗斗地也入漢地直張掖郡生奇材木箭竿鷲羽如得

之於邊甚饒國家有廣地之實將軍顯功垂於無窮根為

上言其利上直欲從單于求之為有不得傷命損威根即

但以上指曉藩令從藩所說而求之藩至匈奴以語次說

單于曰竊見匈奴斗入漢地直張掖郡漢三都尉居塞上

士卒數百人寒苦候望久勞單于宜上書獻此地直斷割

之省兩都尉士卒數百人以復天子厚恩其報必大單于

曰此天子詔語邪將從使者所求也藩曰詔指也然藩亦

為單于畫善計耳單于曰此温偶駱王所居地也未曉其

張掖兩都尉治日勤沃宜谷一治
 居延又有是都尉治焉和

謂從直割地

形狀所生請遣使問之藩客歸漢後復使匈奴至則求地
謂地形表險可守不可守也
單于曰父兄傳五世漢不求此地至知獨求何也已問温
偶駱王匈奴西邊諸侯謂諸生力諸侯也作穹廬及車皆仰此山材木且先
父地不敢失也藩還遷為太原太守單于遣使上書以藩
求地狀聞詔報單于曰藩擅稱詔從單于求地法當死更
大赦二今徙藩為濟南太守不令當匈奴

哀帝建平四年秋八月匈奴單于上書願朝五年時帝被
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
輒有大故上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為虛費府帑可且
勿誅單于使辭去未發黃門郎楊雄上書諫曰臣聞六經
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

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
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匈奴本五帝所不能臣三王
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明甚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
之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然不敢窺西河乃築長城以
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眾困於平城時奇
譎之士計策石畫之臣甚眾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
高皇后時匈奴悖慢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得解及孝文時
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堆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
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乃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
誘匈奴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况單于之面乎其後
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乃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

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實顏襲
 王庭窮極其地追犇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翰
 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
 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
 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為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
 求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盧
 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
 公主乃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以擊之時鮮有所獲徒奮
 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
 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太化
 神明鴻恩海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

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向羈縻之計不顯制自此之後欲朝

者不距不欲者不彊何者外國天性忿鷙為臣者形容魁健負力

怙氣難化以善易肆以惡其彊難誣其和難得故未服之

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

既服之後尉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

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媯之壁藉蕩婁之場

艾朝鮮之旃援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

之勞固已矜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

災唯北狄為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縣矣前世

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

庭陳見於前此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

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踈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疑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為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卽兵革不用而憂患不生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鼓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為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乃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書奏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賜雄帛五十四黃金十斤單于未發會病復遣使願朝明年上許之元壽二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自黃龍以來單于每入朝其賞賜錦繡繒絮輒加厚於前以慰接

恭顯用事

漢宣帝黃龍元年三月帝寢疾選大臣可屬者引外屬侍中樂陵侯史高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望之為前將軍光祿勳堪為光祿大夫皆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冬十二月甲戌帝崩于未央宮癸巳太子卽皇帝位

元帝初元元年三月封外祖父平恩戴侯同產弟子中常侍許嘉為平恩侯

二年樂陵侯史高以外屬領尚書事前將軍蕭望之光祿大夫周堪為之副望之名儒與堪皆以師傅舊恩天子任之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有行散騎諫大夫劉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導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鄉納之史高克位而已由此與望之有隙中書令弘恭僕射石顯自宣帝時又典樞機明習文灑帝即位多疾以顯又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小大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顯為人巧慧習事能深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諛辯以中傷人忤悵睚眦輒被以危灑亦與車騎將軍高為表裏論議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望之等忠

私刑不在其例

師古同望之等皆如管晏
不止為欲取節也通曰景不復道
通周召之陵然後已乎
橋諱曰模其字從木

苦許史放縱又疾恭顯擅權建白以為中書政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由是大與高恭顯忤上初即位謙讓重改作議又不定出劉更生為宗正望之堪數薦名儒茂林以備諫官會稽鄭明陰欲附望之上臨言車騎將軍高遣受為姦利郡國及言許史子弟罪過章親周堪堪白令朋待詔金馬門朋奏記望之曰今將軍規柵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昊至周召乃留乎若管晏而休則下走將歸延陵之臯沒齒而已矣如將軍與周召之遺業親日具之兼聽則下走其庶幾願竭區區奉萬分之一望之始見朋接待以意後知其傾邪絕不與通朋楚士

自臨戶五木末 卷之四 五十五 全卷

愆恨更求入許史推所言許史事曰皆周堪劉更生教我
 我聞東人何以知此於是侍中許章自見朋朋出揚言曰
 我見言前將軍小過五大罪一待詔華龍行汗穢欲入堪
 策堪等不納亦與朋相結恭顯令二人告望之策謀欲罷
 申騎將軍疏退許史狀候望之出休日令朋龍上之事下
 弘恭問狀望之對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國家非
 為邪也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訴大臣毀
 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執為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
 廷尉時上初即位不有詔者召致廷尉廷尉為下獄也可其奏後上
 召堪更生曰嚴憲獄上大驚廷尉問邪非但廷尉問邪以責恭顯皆
 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因使史高言上新即位未以

劉更生為字三石所居地為光
 祿寺

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儻既下九卿大夫獄宜因決免
 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前將軍望之傳朕八年無它罪過今
 事又遠識忘難明其故望之罪收前將軍光祿勳印綬及
 堪更生皆免為庶人夏四月詔賜蕭望之爵關內侯給
 事中朝朔望上復徵周堪劉更生欲以為諫大夫弘恭
 石顯白皆以為中郎上器重蕭望之不已欲倚以為相恭
 顯及許史子弟侍中諸曹皆側目於望之策更生乃使其
 外親上變事言地震殆為恭等不為三獨夫動臣愚以為
 宜退恭顯以章救善之罰進望之策以通賢者之路如此
 太平之門開災異之原塞矣書奏恭顯疑其更生所為白
 請考姦詐辭果服遂逮更生殺之獄免為庶人會望之子散

騎中郎伋亦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復奏望之前所坐明白無譖訴者而教子上書稱引亡辜之詩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弘恭石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望之前幸得不坐復賜爵邑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自以託師傅終必不坐非頗屈望之於牢獄塞其快快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上乃可其奏 冬十二月顯等封詔以付謁者敕令召望之手付因令太常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使者至召望之望之以問門下生魯國朱雲雲者好節士勸望之自殺於是望之仰天歎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

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謂雲曰游趣和藥來無久留我死竟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傳是時大官方上書食上乃卻食爲之涕泣哀動左右於是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上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望之家終帝之世

臣光曰甚矣孝元之爲君易欺而難寤也夫恭顯之譖愬望之其邪說詭計誠有所不能辨也至於始疑望之不肯就獄恭顯以爲必無憂已而果自殺則恭顯之欺亦明矣在中智之君孰不感動奮發以底邪臣之罰孝元則不然雖涕泣不食以傷望之而終不能誅恭顯纔得其免冠謝

而已如此則姦臣安所懲乎是使恭顯得肆其邪心而無復忌憚者也 是歲弘恭病死石顯為中書令

三年上復擢周堪為光祿勳堪弟子張猛為光祿大夫給事中夫見信任末光元年石顯憚周堪張猛等數譖毀之劉更生懼其傾危上書曰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臣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蕭韶九成而鳳凰來儀至周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則日月薄食水泉沸騰山谷易處霜降失節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眾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宥使得進也今賢不肖渾殺白黑不分邪正雜揉忠諫勿進章交公車

此等文字至北齊身內內聖
人主居者微上章於身有
活有北齊身...
獨得正居為公

人滿北軍朝臣外牛膠疾非刺更相讒怨轉相是非所以

營或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為黨往往群朋將同

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

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初

元以來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

原其所以然者由讒邪竝進也讒邪之所以竝進者由上

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

政還矣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

群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群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

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政日亂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

政日治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

立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
 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
 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季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
 賢季孟季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汗辱至今故治亂
 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
 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
 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又汗
 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
 今二府奏佞讒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
 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
 乎是以羣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誹

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惓于羣小小人成儀誠足惓也
 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皋陶傳
 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今佞邪與賢
 臣並宿齋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款款訛訛款款數設危僞
 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
 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
 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
 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覽否泰之卦歷周唐之
 所進以為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為戒考祥應之福災異之
 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群
 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

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業是歲夏寒日青無光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內重堪又患衆口之浸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堪上欲以為敢乃見問興朝臣斷斷不可光祿勳何邪興者傾巧士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臣見衆人聞堪前與劉更生等謀毀骨肉以為當誅故臣前書言堪不可誅傷為國養恩也上曰然此何罪而誅今宜奈何興曰臣愚以為可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師傅之恩此最策之得也上於是疑之司隸校尉琅邪諸葛豐始以特立剛直著名於朝數侵犯貴戚在位多言其短後坐春夏繫治人徙城門校尉豐於是上書告堪猛罪上不直豐乃制詔御史城門校尉豐前與光祿勳堪光祿大夫猛在朝之時數稱言堪猛之美豐前為司隸校尉不順四時修灑度專作苛暴以獲虛威朕不忍下吏以為城門校尉不內省諸已而反怨堪猛以求報舉告按無證之辭暴揚難驗之罪毀譽恣意不顧前言不信之大也朕憐豐之耆老不忍加刑其免為庶人又曰豐言堪猛貞信不立朕閔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效其左遷堪為河東太守猛槐里令

臣光曰諸葛豐之於堪猛前譽而後毀其志非為朝廷進善而去姦也欲比周求進而已矣斯亦鄭朋楊興之流烏

在其為剛直哉人君者察美惡辨是非賞以勸善罰以懲
 姦所以為治也使豐言得實則豐不當絀若其誣罔則堪
 猛何辜焉今兩責而俱棄之則美惡是非果何在哉 賈
 捐之與楊興善捐之數短石顯以故不得官稀復進見與
 新以材能得幸捐之謂興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見言君蘭
 京兆尹可立得興曰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使君房為前
 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蘭為京
 兆京兆郡國首尚書自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則不隔矣捐
 之復短石顯興曰顯方貴上信用之今欲進第從我計且
 與合意即得入矣捐之即與興共為薦顯奏稱譽其美以
 為宜賜爵關內侯引其兄弟以為諸曹又共為薦興奏以

石顯為中書令五鹿充宗為尚書令後兩官並置也

為可試守京兆尹石顯聞知白之上乃下與捐之獄令顯
 治之奏興捐之懷詐偽更相薦譽欲得大位罔上不道捐
 之竟坐棄市興髡鉗為城旦 臣光曰君子以正攻邪猶
 懼不克况捐之以邪攻邪其能免乎

四年夏六月戊寅晦日有食之上於是召諸前言曰變在
 周堪張猛者責問皆稽首謝因下詔稱堪之美徵詰行在
 所拜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領尚書事猛復為太中大
 夫給事中中書令石顯竟尚書尚書五人皆其黨也堪希
 得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只會堪疾瘖不能言而卒顯誣
 譖猛令自殺於公車

建昭二年六月東郡京房學易於梁人焦延壽延壽常曰

五帝三王... 六十四卦... 幽厲之君... 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 上曰以

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
日用事以風雨寒温為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以孝廉
為郎上疏屢言災異有驗天子說之數召見問房對曰古
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
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
其事房奏考功課吏灑上令公卿朝臣與房會議温室皆
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許上意鄉之時部刺史奏
事京師上召見諸刺史令房曉以課事刺史復以為不可
行唯御史大夫御史大夫周堪初言不可後善之是
時中書令石顯顯權顯友人五鹿充宗為尚書令二人用
事房嘗寤息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

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
為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
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
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寤而更求賢曷為卒任不肖以至
於是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今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
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問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
豎刁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
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
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示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已來
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墮夏霜冬雷春凋
秋榮墮霜不殺水旱螟蟲民人饑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

春秋所記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為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上曰然幸其愈於彼又以為不在此人也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乃曰今為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喻房罷出後上亦不能退顯也臣光曰人君之德不明則臣下雖欲竭忠何自而入乎觀京房之所以曉孝元可謂明白切至矣而終不能寤悲夫詩曰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又曰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孝元之謂矣上令房上弟子曉知考功

我非但于携身之說也其事是此我但對而苦語之說也抑其有此意以故房之說不可不察也

課吏事者欲試用之房上中郎任良姚平願以為刺史試考功漢臣得通籍殿中為奏事以防壅塞石顯玉鹿充宗皆疾房欲遠之建言宜試以房為郡守帝於是以身為魏郡太守得以考功漢治郡房自請歲竟乘傳奏事天子許焉房自知數以論議為大臣所非與石顯等有隙不欲遠離左右乃上封事曰臣出之後恐為用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願歲盡乘傳奏事蒙哀見許乃辛巳蒙氣復乘卦太陽侵色此上大夫覆陽而上意疑也已卯庚辰之間必有欲隔絕臣令不得乘傳奏事者房未發上令陽平侯王鳳承制詔房止無乘傳奏事房意愈恐秋房去至新豐因封事曰臣前以六月中言遯卦不效漢曰道人始去

寒涌水為災至其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房可謂知道未可謂信道也房言災異未嘗不中涌水已出道人當逐死尚復何言臣曰陛下至仁於臣尤厚雖言而死臣猶言也平又曰房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今臣得出守郡自詭效功恐未效而死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異當正先之死為姚平所笑房至陝復上封事曰臣前自願出任良試考功臣得居內議者知如此於身不利臣不可蔽故云使弟子不若試師臣為刺史又當奏事故復云為刺史恐太守不與同心不若以為太守此其所以隔絕臣也陛下不遠其言而遂聽之此乃蒙氣

所以不解太陽無色者也臣去稍遠太陽侵色益甚唯陛下下均難還臣而易逆天意邪說雖安于人天氣必變故人可欺天不可欺也願陛下察焉房去月餘竟徵下獄初淮陽憲王舅張博傾巧無行多從王求金錢欲為王求入朝博從京房學以女妻房房每朝見退輒為博道其語博因記房所說密語令房為王作求朝奏草皆持東與王以為信驗石顯知之告房與張博通謀非謗政治歸惡天子詿誤諸侯王皆下獄棄市妻子徙邊鄭弘坐與房善免為庶人御史中丞陳咸數毀石顯久之坐與槐里令朱雲善漏泄省中語石顯微伺知之與雲皆下獄髡為城旦石顯威權日盛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跡顯與中書僕射李梁

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
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累累綬若若邪顯內自知擅權
事柄在掌握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耳目以間已乃時歸
誠取一信以為驗顯嘗使至諸官有所徵發顯先自白恐
後漏盡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
開門入後果有上書告顯顯命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
以其書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羣下無
不嫉妬欲啗害臣者事類如此非一唯獨明主知之愚臣
微賤誠不能以一軀稱快萬眾任天下之怨臣願歸樞機
職受後宮掃除之役死無所恨唯陛下哀憐財幸以此全
活小臣天子以為然而憐之數勞勉百加厚賞賜賞賜又

生遺嘗一萬萬初顯聞眾人匈匈言已殺前將軍蕭望之

恐天下學士訕已以諫大夫貢禹明經著節乃使人致意

深自結納因薦禹天子歷位九卿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

或稱顯以為不妬諂望之矣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

人主者皆此類也 荀悅曰夫佞臣之惑君主也甚矣故

孔子曰遠佞人非但不用而已乃遠而絕之隔塞其源戒

之極也孔子曰政者正也夫要道之本正已而已矣乎直

直寶者正之主也故德必核其真然後授其位能必核其

真然後授其事功必核其真然後授其賞罪必核其真然

後授其刑行必核其真然後貴之言必核其真然後信之

物必核其真然後用之事必核其真然後修之故眾正積

於上萬事實於下先王之道如斯而已矣

竟寧元年 初石顯見馮奉世父子為公卿著名女又為昭儀在內顯心欲附之薦言昭儀兄謁者遠修敕宜侍幄惟天子召見欲以為侍中遠請間言事上聞遠言顯顯權大怒罷遠歸郎官及御史大夫缺在位多舉遠兄大鴻臚野王上使尚書選第中二千石而野王行能第一上以問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野王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以陛下度越眾賢私後官親以為三公上曰善吾不見是因謂羣臣曰吾用野王為三公後世必謂我私後官親屬以野王為比三月丙寅詔曰剛彊堅固確然亡欲大鴻臚野王是也心辨善辭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廉潔

自儉太子少傅張譚是也其以少傅為御史大夫 夏五月

月壬辰帝崩于未央宮

六月己未太子即皇帝位

成帝建始元年春正月石顯遷長信中太僕秩中二千石顯既失倚離權於是丞相御史條奏顯舊惡及其黨牢梁陳順皆免官顯與妻子徙歸故郡憂懣不食道死諸所結以顯為官者皆廢罷少府五鹿充宗左遷玄菟太守御史中丞伊嘉為鴈門都尉司隸校尉涿郡王尊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知顯等顯權擅執大作威福為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

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於是衡慙懼免冠謝罪上丞相侯印綬天子以新卽位重傷大臣乃左遷尊爲高陵令然羣下多是尊者衡嘿嘿不自安每有水旱連乞骸骨讓位上輒以詔書慰撫不許

成帝淫荒

元帝竟寧元年六月乙未成帝卽皇帝位 秋七月丞相衡上疏曰臣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此綱紀之首王敘之端也自上世已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

聲色近嚴敬遠技能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本性者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

成帝建始二年 上自爲太子時以好色聞及卽位皇太后

詔采良家女以備後宮大將軍武庫令杜欽說王鳳曰

禮一娶九女所以廣嗣重祖也娣姪雖缺不復補所以養

壽塞爭也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胤嗣有賢聖之君制度

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厭

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

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侍於未衰之年而不以禮爲

制則其原不可救而後來異態後來異態則正后自疑而

勝世之內兄弟之別謂之經已
女身別婦身

支庶有間適之心是以晉獻被納讒之謗申生蒙無罪之辜今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適嗣方鄉術入學未親后妃之議將軍輔政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有行義之家求淑女之質母必有聲色技能爲萬世大法夫少戒之在色小弁之作可爲寒心唯將軍常以爲憂鳳白之太后太后以爲故事無有鳳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鳳素重欽故置之莫府國家政謀常與欽慮之數稱達名士裨正闕失當世善政多出於欽者

三年十二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杜欽及太常丞谷永上對皆以爲後宮女寵太盛嫉妬專上將害繼嗣之咎

河平元年夏四月己亥晦日有食之詔公卿百僚陳過失無有所諫大赦天下光祿大夫劉向對曰四月交於五月月同孝惠日同孝昭其占恐害繼嗣是時許皇后專寵後宮希得進見中外皆憂上無繼嗣故杜欽谷永及向所對皆及之上於是減省椒房掖廷用度服御輿駕所發諸官署及所造作遺賜外家群臣妾皆如竟寧以前故事皇后上疏自陳以爲時世異制長短相補不出漢制而已纖微之間未必可同若竟寧前與黃龍前豈相放哉家吏不曉今壹受詔如此且使妾搗手不得設妾欲作某屏風張於某所曰故事無有或不能得則必繩妾以詔書矣此誠不可行唯陛下省察故事以特牛祠大父母戴侯敬侯皆得

蒙恩以太牢祠今當率如故事唯陛下哀之今吏甫受詔讀記直豫言使后知之非可復若私府有所取也其萌芽所以約制妾者恐失人理唯陛下深察焉上於是采谷朮劉向所言災異咎驗皆在後宮之意以報之且曰吏拘於灋亦安足過謂蓋矯枉者過直古今同之且財幣之省特牛之祠其於皇后所以扶助德美為華寵也外根不除災變相襲祖宗且不血食何戴侯也傳不云乎以約失之者鮮審皇后欲從其奢與朕亦當灋妻武皇帝也如此則甘泉建章可復興矣孝文皇帝朕之師也皇太后皇后成灋也假使太后在彼時不如職今見親厚文惡可以踰乎皇后其刻心秉德謙約為古番則列妾使有灋焉

假令太后當時不居其志不依常理而皇后今被教厚何可踰於太后制後多婦不可論也

鴻嘉元年二月上始為微行從期門郎或私奴十餘人或乘小車或皆騎出入市田郊野遠至旁縣甘泉長楊五柞闔雞走馬常自稱富平侯家人富平侯者張安世四世孫放也放父臨尚敬武公主生放放為侍中中郎將娶許皇后女弟當時寵幸無比故假稱之

二年春三月博士行大射禮有飛雉集于庭歷陛登堂而雉後雉又集大常宗正丞相御史大夫車騎將軍之府又集未央宮承明殿屋上車騎將軍王音待詔寵等上言天地之氣以類相應譴告人君甚微而著雉者聽察先聞雷聲故月令以紀氣經載高宗雉之異以明轉禍為福之驗今雉以博士行禮之日大衆聚會飛集於庭歷階登堂

萬眾睢眦驚怪連日徑歷三公之府大常宗正典宗廟骨
 肉之官然後入宮其宿留告曉人具備深切雖人道相戒
 何以過是後帝使中常侍鼂闕詔音曰聞捕得雉毛羽頗
 摧折類拘執者得無人為之音復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
 語不知誰主為佞譎之計誣亂聖德如此者左右阿諛甚
 眾不待臣音復譏而足公卿以下保位自守莫有正言如
 今陛下覺寤懼大禍且至身深責臣下繩以聖瀆臣音當
 先誅豈有以自解哉今卽位十五年繼嗣不立日日駕幸
 而出失行流聞海內傳之甚於京師外有微行之害內有
 疾病之憂皇天數見災異欲人變更終已不改天尚不能
 感動陛下臣子何望獨有極言待死命在朝暮而已如有

不然老母安得處所尚何皇太后之有高祖天下當以繼
 屬乎宜謀於賢智克已復禮以求天意繼嗣可立災變尚
 可銷也

三年 初許皇后與班婕妤皆有寵於上上嘗遊後庭欲
 與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
 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
 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班婕妤
 進侍者李平得幸亦為婕妤賜姓曰衛其後上微行過陽
 阿主家悅歌舞者趙飛燕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姿
 性尤醜粹左右見之皆責責差嘗有宣帝時披香博士淳
 方成在帝後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姊弟俱為婕妤貴

傾後宮許皇后班婕妤皆失寵於是趙飛燕譖告許皇后班婕妤挾媚道祝詛後宮詈及主上冬十一月甲寅許后廢處昭臺宮后姊謁等皆誅死親屬歸故郡考問班婕妤婕妤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為也上善其對赦之賜黃金百斤趙氏姊弟驕妬婕妤恐久見危乃求共養太后於長信宮上許焉

永始元年春正月上欲立趙婕妤為皇后皇太后嫌其所出微甚難之太后姊子淳于長為侍中數往來通語東宮歲餘乃得太后指許之夏四月乙亥上先封婕妤父臨為成陽侯諫大夫河間劉輔上書言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

以饗魚鳥之瑞然猶君臣祗懼動色相戒况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虞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乃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媿于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人婢不可以為主天人之所不乎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朝廷莫肯一言臣竊傷心不敢不盡死書奏上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祕獄群臣莫知其故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祿勳琅邪師丹太中大夫谷永俱上書曰竊見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為諫大夫此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故得拔

至於此旬月之間收下秘獄臣等愚以為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與眾共之今天心未豫災異屢降水旱迭臻方當隆寬廣問衷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爭之臣震驚群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所坐不著天下不可尸曉同姓近臣本以言顯其於治親養忠之義誠不宜幽囚于掖庭獄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暴人有懼心精銳銷與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臣等竊深傷之唯陛下留神省察上乃從繫輔共工獄減死罪一等論為當冠新 夏六月丙寅立皇后趙氏大赦天下

皇后既立寵少衰而其女弟絕幸為昭儀居昭陽舍其中

庭彤朱而殿上懸漆劫皆銅雀黃金塗白玉階壁帶往往

為黃金江廢及昭儀其材自後宮未嘗有焉趙

后居別而賢定陶王隨王來朝謂帝曰妾姊性

剛親定陶王趙氏無言上無下悽惻帝信之有

白票騎將軍王根后昭儀上教由內自近者始於是

久計皆更稱定陶王勸詩與國顯家及孽嬖亂亡者序次

拆取詩書所載賢妃自婦與國顯家及孽嬖亂亡者序次

為列女傳凡八篇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死凡五十篇

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瀆戒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遺闕

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歎之

至於此旬月之間收下秘獄臣等愚以為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與眾共之今天心未豫災異屢降水旱迭臻方當隆寬廣問衷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爭之臣震驚群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所坐不著天下不可尸曉同姓近臣本以言顯其於治親養忠之義誠不宜幽囚于掖庭獄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暴人有懼心精銳銷與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臣等竊深傷之唯陛下留神省察上乃從繫輔共工獄滅死罪一等論為鬼薪夏六月丙寅立皇后趙氏大赦天下

皇后既立寵少衰而其女弟絕幸為昭儀居昭陽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懸珠玉黃金白玉階壁帶往往為黃金釭函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自後宮未嘗有焉趙后居別館多通侍郎宮奴多子者昭儀嘗謂帝曰妾姊性剛有如為人構陷則趙氏無種矣因泣下悽惻帝信之有白后姦狀者帝輒殺之由是后公為淫恣無敢言者然卒無子光祿大夫劉向以為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於是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及孽嬖亂亡者序次為列女傳凡八篇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死凡五十篇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瀆戒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遺闕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歎之

二年谷永為涼州刺史奏事京師訖當之部上使尚書問
永受所欲言永對曰臣聞王天下有國家者患在上有危
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上聞如使危亡之言輒上聞則
商周不易姓而迭興三正不變改而更用夏商之將亡也
行道之人皆知之晏然自以若天有日莫能危是故惡日
廣而不自知大命傾而不自寤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亡
者保其存者也陛下誠垂寬明之聽無忌諱之誅使劬蕘
之臣得盡所聞於前群臣之上願社稷之長福也元年九
月黑龍見其晦日有食之今年二月己未夜星隕乙酉日
有食之六月之間大異四發二二而同月三代之末春秋
之亂未嘗有也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

人與群惡沈湎於酒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養生泰
奢奉終泰厚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請略陳其效建始
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傾動前朝熏灼四方女寵至極不可
上矣今之後起什倍于前廢先帝灑度聽用其言官秩不
當縱釋王誅驕其親屬假之威權從橫亂政刺舉之吏莫
敢奉憲又以掖庭獄大為亂阱榜箠潛於炮烙絕滅人命
主為趙李報德復怨反除白罪逮治正吏多繫無辜掠立
迫恐至為人起責分利受謝生入死出者不可勝數是以
日食再既以昭其辜王者必先自絕然後天絕之陛下棄
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
字崇聚僥輕無義小人以為私容數離深宮之固挺身晨

以五呼
音寧名

夜與羣小相隨鳥集雜會醉飽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流湏
媠媠溷殺無別黽免道樂晝夜在路典門戶奉宿衛之臣
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
者以民爲基民以財爲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
明王愛養基本不敢窮極使民如承大祭今陛下輕奪民
財不愛民力聽邪臣之計去高敞初陵改作昌陵役百乾
谿費擬驪山靡敝天下五年不成而後反故百姓愁恨感
天饑饉仍臻流散冗食餒死於道以百萬數公家無一年
之畜百姓無旬日之儲上下俱匱無以相救詩云殷監不
遠在夏后之世願陛下追觀夏商周秦所以失之以鏡考
已行有不合者臣當伏妄言之誅漢興九世百九十餘載

繼體之主七皆承天順道遵先祖灑度或以中興或以治
安至於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當盛壯之隆無繼嗣
之福有危亡之憂積失君道不合天意亦以多矣爲人後
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方今社稷宗廟禍福安危之
機在於陛下陛下誠肯昭然遠寤專心反道舊愆畢改新
德旣章則赫赫大異庶幾可銷天命去就庶幾可復社稷
宗廟庶幾可保唯陛下留神反覆熟省臣言帝性寬好文
辭而溺於燕樂皆皇太后與諸舅夙夜所常憂至親難數
言故推末等使因天變而切諫勸上納用之求自知有內
應展意無所依違每言事輒見荅禮至上此對上大怒衛
將軍商密適求令發去上使侍御史收求敕過交道殿者

勿道御史不及求還上意亦解自悔 上嘗與張放及趙李諸侍中共宴飲禁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時乘輿幄坐張畫屏風畫紂醉踞媼已作長夜之樂侍中光祿大夫班伯父疾新起上顧指畫而問伯曰紂為無道至於是虜對曰書云乃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眾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對曰沈酒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諫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乃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放等不悛稍自引起更衣因罷出時長信庭林表適使來聞見之後上朝東宮太后泣曰帝間顏色瘦黑班侍中本大將軍所舉豈寵異之益求其比以輔聖德

宜遣富平侯且就國上曰諾上詔舅聞之以風丞相御史求放過失於是丞相宣御史大夫方進奏放驕蹇縱恣奢淫不制拒閉使者賊傷無辜從者支屬竝乘權執為暴虐請免放就國上不得已左遷放為北地都尉其後比年數有災變故放久不得還重書勞問不絕敬武公主有疾詔徵放歸第視母疾數月主有廖後復出放為河東都尉上雖愛放然上迫太后下用大臣故常涕泣而遣之

元延元年秋七月有星孛于東井上以災變博謀群臣北地太守谷永對曰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則五徵時序百姓壽考符瑞竝降失道妄行逆天暴物則咎徵著郵妖孽竝見饑饉荐臻終不改寤惡洽變備不復謹告更命有

如當哀 天不降 祥

天必先中而後雷之而後雨
心今無字而雷及安有照
影也之物無以也子未
異、最大者也

困者或養禽獸、以困者往
若逐其也

德此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加以功德有厚薄期質
有修短時世有中季天道有盛衰陛下承八世之功業當
陽敷之標季涉三七之節紀遭無妄之卦運直百六之災
陽九未去三難異科雜焉同會建始元年以來二十載間群災大
異交錯鋒起多於春秋所書內則為深宮後庭將有驕臣
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北宮苑園街巷之中臣妾之家
幽間之處徵舒崔杼之亂外則為諸夏下土將有樊竝蘇
令陳勝項梁奮臂之禍安危之分界宗廟之至憂臣永所
以破膽寒心豫言之累年下有其萌然後變見于上可不
致慎禍起細微姦生所易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群
小媾黷燕飲勤三綱之嚴修後宮之政抑遠驕妬之寵崇

近婉順之行朝觀鴻駕而後出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
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微行崇好也三者既除內亂之路塞矣諸夏舉
兵萌在民饑饉而吏不卹興於百姓困而賦歛重發於下
怨離而上不知傳曰飢而不損茲謂泰厥咎亡比年郡國
傷於水災禾麥不收宜損常稅之時而有司奏請加賦甚
繆經義逆於民心市怨趨禍之道也臣願陛下勿許加賦
之奏益減奢泰之費流恩廣施振贍困乏敕勸耕桑以慰
綏元元之心諸夏之亂庶幾可息中壘校尉劉向上書曰
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
聖帝明王當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唯
陛下留神察焉謹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今

連三年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異有大小希稠占有舒疾緩急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皆有變異著於漢紀天之去就豈不昭昭然哉臣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寬明之德冀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以崇劉氏故懇懇數奸死亡之誅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間指圖陳狀上輒入之然終不能用也 十二月北地都尉張放到官數月復徵入侍中太后與上書曰前所道高未效富平侯反復來其能默虜上謝曰請今奉詔上於日出放為天水屬國都尉引少府許商光祿勳師丹為光祿大夫班伯為水衡都尉

金侍中皆秩中二千石每朝東宮常從及大政俱使諭指於公卿上亦稍厭游宴復修經書之業太后甚悅綏和二
年三月丙戌帝崩于未央宮帝素彊無疾病是時楚思王衍梁王立來朝明且當辭去上宿供張白虎殿又欲拜左將軍孔光為丞相已刻侯印書書後昏夜平善將昏夜平善鄉晨傳綉鞭欲起因失衣不能言書漏上十刻而崩民間譸譌咸歸罪趙昭儀後衣太子太后詔大司馬蔡維與御史丞相廷尉治問皇帝起居發病狀趙昭儀自殺

班彪贊曰臣姑充後宮為婕妤父子昆弟侍帷幄數為臣言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有穆穆天子之容者矣博覽古今容

受直辭公卿奏議可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湛乎酒色趙氏亂內外家擅權言之可為於邑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

河決之患

漢元帝永光五年初武帝既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為屯氏河東北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隄塞也是歲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

武帝元封二年上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河決築宮其上名曰宣房宮

成帝建始四年夏四月大雨水十餘日河決東郡金隄先是清河都尉馮遂奏言郡承河下流土壤輕脆易傷頃所

以闕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則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如有霖雨旬且不霽必盈溢九河故迹今既滅難明屯氏河新絕未久其處易浚又其口所居高於以分殺水方道里便宜可復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備非常不豫修治北決病四五郡南決病十餘郡然後憂之晚矣事下丞相御史自遣博士許商行視以為方用度不足可且勿浚後三歲河果決於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濫交豫入平原于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水居地十五萬餘頃深者三丈壞敗官亭室廬且四萬所冬十一月御史大夫尹忠以對方略疏闊上切責其不憂職自殺遣大司農非調調均

錢穀河決所灌之郡謁者二人發河南以東船五百艘徙民避水居丘陵九萬七千餘口

河平元年春杜欽薦捷為王延世於王鳳使塞決河鳳以延世為河隄使者延世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河隄成三月詔以延世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

二年秋八月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所壞敗者半建始時復遣王延世與丞相史楊焉及將作大匠許商諫大夫乘馬延年同作治六月乃成復賜延世黃金百斤治河卒非受平賈者為著外繇六月

鴻嘉四年秋勃海清河入海河水溢溢灌縣邑三十一敗

官亭民舍四萬餘所平陵李尋等奏言議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執河欲居之當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用財力寡於是遂止不塞朝臣數言百姓可哀止遣使者處業振贍之

綏和二年九月騎都尉平當使領河隄奏九河今皆寘滅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河從魏郡以東北多溢決水迹難以分明四海之衆不可誣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上從之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執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為汗澤使秋水多得其

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善為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為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為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宮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壅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於故大隄之內復有數重民居其間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黎陽至魏郡昭陽

東西互有石隄激水使還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阨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景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執不能遠泛濫者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門析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灋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姦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

水怒雖非聖人灑然亦救敗術也可從淇口以東爲石隄
多張水門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卜之
冀州渠首盡當仰此水門諸渠皆往往取之旱則開
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民田適治
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
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培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
策也

平帝元始四年王莽奏徵能治河者以百數其大畧異者
長水校尉平陵門並言河決率常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
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治河時本空此地以爲水很盛則放
溢少稍自索雖時易處猶不能離此上古難識近察秦漢

以來河決曹衛之域其南北不過百八十里可空此地勿
以爲官亭民室而已御史臨淮韓牧以爲可畧於禹竟九
河處穿之縱不能爲九但爲四五宜有益大司空掾左橫
言河入渤海地高於韓牧所欲穿處往者天嘗連雨東北
風海水溢西南出滯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所漸矣禹
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
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
不可復補宜卻徙完平處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
東北入海乃無水災司空掾沛國柏譚典其議爲甄豐吉
凡此數者必有一是宜詳考驗皆可豫見計定然後舉事
費不過數億萬亦可以事諸浮食無產業民空居與行後

師古曰言無復事人統括無及
及發行及復須及食身及身
及衣食及便修治河水及及知兩
便也

同當本食衣食縣官治無施作乃兩便可以上繼禹功下

除民疾時莽但崇空託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先是莽恐

王莽始建國三年河決空吳東去元城不憂水故遂不隄

河決為元城家莫害及

塞時河決壞久而不修建武

明帝永平十一年初平帝去上言民新被兵革未宜興

十年光武欲修之浚儀令樂俊廣交豫百姓怨歎以為縣

役乃止其後汴渠東侵日月蹇蹇北台

官恒興佗役不先民急會有薦樂浪王景景水者景四

月詔發卒數十萬遣景與將作謁者王景修汴渠隄自滎

陽東至千乘海口于滎里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泗注無

復潰漏之患景雖節省役費然猶以百億計焉

十三年夏四月汴渠成河汴分流復其舊迹

治無施作乃兩便可以上繼禹功下

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先是莽恐
空吳東去元城不憂水故遂不隄

多時河亦決壞久而不修建武
夫命上言民新被兵革未宜興
廣交豫百姓怨歎以爲縣

治無施作乃兩便可以上繼禹功下